



聚龙潭

繁花不迷醒人眼。地方文学创作,还是需要长期“不响”的外静与内深的。

迎春之“响”

□张大勇

跨年电视剧《繁花》反季节而炙热,火遍大江南北,靛透荧屏网络;《人民文学》带货“与辉同行”直播间,当晚售出杂志超7.7万套,金额近1700万元。这分明是两磅巨响,震荡、摇醒并激活了文艺界。怔忡之下,笔者不得不惊喜再三:这般霸道神奇,来得真突然,又真必然。

“黄浦江是黄浦江,苏州河是苏州河”,谷叔这句台词,令笔者想到斩获茅盾文学奖原著中频繁现身1300多次的词汇:“不响”;都是从底层走出来的梁晓声、董宇辉等,在论道“我的文学之路”时,最初无不是寂寂无名的“不响”状。

“巨响”之前寂静,“不响”之后的绚烂——这就是文学和影视的魅力,正是“不响”与“巨响”之特色魅力。

看着原著作家金宇澄在镜头前用力地阐释,笔者不禁莞尔;再看当下主播董宇辉在直播间裕如地抒怀,笔者复生感慨。

“不响”是“阿让”的口头禅,每天都在高频使用,当有厚厚的包浆与粗糙的老茧了。苏北与上海,关系千缕,我们的祖辈,我们的父辈,我们的侪辈,在黄浦江边的旧时光与新生活里,在繁华市井、霓虹灯下、商海股市中,都闪烁着努力打拼的荧光。

“巨响”又是“辉光”的现实照,每天都有人在谈论,在钦慕,在获得,又在失落。基层作家、底层作者,我你他,与俞敏洪、董宇辉有太多的成长共情,智商、情商、逆商、乐商经过时代命运的加减乘除之后,距离往前在不断缩小,差别往后又在不断放大,只剩仰望。

“不响”是“巨响”的逻辑,“巨响”又是“不响”的辩证。这里既有简浅到一眼洞悉的规律,又有大模型AI所无法诠释的算力。这就是前述的魅力,乃文学与影视的奇妙之处,有着“无限的亲近”与“无穷的神秘”。

感受奇妙,感受魅力,感触亲近,更敬畏神秘。笔者与无数观众一样,从“繁花”之中看到自己这一代人打拼的影子;从“人民文学”看到的是众多写作者喘息的模样。

“上接天气,下接地气”,中间是两股“仙气”与“神气”。

钦佩王家卫和董宇辉的本事与才华,他们正是用“不响”之局限与打开,引爆了令金宇澄著者和施战军主编也不曾料到的“巨响”,这又让人联想到米兰·昆德拉的话,“创造一个新世界”。“不响”是生活的,是世象的,是社会学的。“巨响”是影视的,是文学的,是艺术学的,两者对当下和未来的文化思想的发展走向,有着极大的逆袭与颠覆意义。

繁花不迷醒人眼。地方文学创作,还是需要长期“不响”的外静与内深的。

“不响”的厚积,就是“巨响”之薄发。

湖畔听风

善于倾听

□李伟明

洗耳恭听,充耳不闻。两个带“耳”的成语,都是形容“听话”的态度,当然二者分处事情的两端。

善于倾听,不愿倾听,后果绝然相反。

诸多事实反反复复告诉我们,一个人原始能力强不强并不重要,如果善于倾听,便将从弱到强,从强到更强,走向成功。没有谁天生就无所不能。能力的强大,都是后天不断吸收营养成分的结果,其中,通过耳朵吸取的东西,占了很大比重。

事实同样告诉我们,能力差的人,如果不善于倾听,将会变得更差,长期毫无长进,甚至不进则退,越来越跟不上时代的步伐。生活中,我们可能经常遇到不愿意听取别人意见的人,这种人往往自我感觉良好却又平庸得很。他们的耳朵功能有限,决定了他们必然平庸。

事实还告诉我们,能力强的人,如果不善于倾听,也将逐渐退步,最终退出强者行列。

常见一些人,虽然起步比别人早,职务越当越大,地位越来越高,水平却没有“水涨船高”。为什么会这样?我认为,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,就是他们没有“空杯心态”,从来没有耐心听别人讲完一句话,于是,一年到头未能增加新的知识,靠位子发号施令,维系权威。一旦离开位子,他就会发现自己其实啥也不是。

问题是,自以为是的人,什么时候都不少见。有些人不仅没耐心听别人的意见,还很固执地认为“我有我的想法,凭什么要按你的去做”,却不反思自己的想法也许连方向都错了。“南辕北辙”的故事不就是这样吗?

善于倾听,方得进步。不管你水平多高,也不管你职务有多高,如果还想继续前行,再创佳绩,就好好把耳朵用起来,多听听别人怎么说吧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。”从善如流,虚怀若谷,你就会知道,天地之大,原来远超过自己的想象。

清茶淡话

漫话手

□金灿冉

在人际交往活动中,人们除主要通过语言交流思想外,还常运用面部表情、手脚动作等体态姿势予以辅助。孔子有曰:“说之,故言之;言之不足,故长言之;长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;嗟叹之不足,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。”

中国语言丰富多彩堪称世界之最,孔子这番“手”之见地,三言两语,无非表示,说者、教者、健谈者、雄辩者和演说家、歌唱家、舞蹈家、指挥家,手指,是不可或缺的肢体语言;手势,是意思通透的必备诠释。一招一式、一举一动,无声恰似有声。

说到底,中国人说话,不能少了手的辅助。西方人呢,浪漫色彩相对明显,在情感表达方面,一样不能少了手的辅助。

时代的进步,到了今天,中国浪漫的表现形式,已经丝毫不亚于西方啦!

日本人习惯用上手和下手表述你我技能。上手,一般用在别人身上,说别人在某方面擅长;下手,通常用在自己身上,下手还可以表示不擅长;还有苦手,表示不喜欢而且也不会。

印度人习惯用左手和右手处理吃喝拉撒,起初听说,大跌眼镜。在国外转了几次后,眼见为实。印度厕所都没有卫生纸,人们也不习惯自带卫生纸,马桶旁必备一个水槽,伸手可及。大便过后,便用左手,然后用马桶边水槽里的水冲洗。所以,在印度,千万不要用左手和人握手或者打招呼,否则,对方会认为你这是对他人极大的侮辱。

中国人习惯用牵手和分手表示相爱和离别。这样说来,中国人如单看浪漫,好像不及西方人,却要比日本人和印度人有过之而无不及。或许你觉得牵强,离别,哪来浪漫。殊不知,离别要比相爱浪漫得多。譬如,仓央嘉措的“但曾相见便相知,相见何如不见时。安得与君相诀绝,免教生死作相思”。

“手”的一上一下,道出了等级森严的国民素质!“手”的一牵一分,描绘了国民情感的浪漫色彩!“手”的一抓一擦,点出了绿色环保的全民秉性!

品茗闻香

茶,是草木的本心,三芽,守住了自己的本心,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喝茶

□葛海燕

感冒来势汹汹,其他也就罢了,关键是嗓子哑了,说不了话。周六,好友云发来信息,请求第二天两人聚聚。聚聚就聚聚吧,我们俩哪次不是说走就走?关键是现在说不了话呀。她说,说不了话就不说话,一起喝喝茶,润润嗓子,地点就在三芽。好吧好吧。

云和她的先生,都是20世纪90年代中师毕业。那个时候,中考录取的顺序是先中师、后重点中学,所以两口子都是妥妥的学霸。他们的女儿青出于蓝,初中时就获得全省数学竞赛一等奖,高中、大学、就业,都出类拔萃,妥妥的传说中别人家的孩子。偏偏云特别低调,既不言女儿如何如何,又没有因为当年照顾孩子,错失获评高级职称的良机而怨天尤人,就安安静静地教书过日子。修长的身材,姣好的容颜,没有多少岁月的痕迹,风轻云淡,从从容容。因此,像我这种资质平平的人,跟她相处,特别轻松:都喜欢安静,都不喜欢凑热闹。

到了星期天中午,我的嗓子不见好转,我问老铁,下午去不去?老铁说,去吧去吧,出去转转,比闷在家里好。

如约前往。

三芽是茶庄的老板娘。二十多年前,三芽和姐姐一起,挑着茶叶担子,一路从安徽走到了大丰。从一副小小的茶叶担子,到如今繁华地段有名的茶庄,有艰辛与坚持,也有勇气与胆识。

三芽正在一楼与茶客聊天,见我们过来,施施然把我们带到楼上的静心堂。与楼下风格一致,这里安静中透着不急不躁的柔和,一排落地书柜,更氤氲着书香。

三芽说,曾与我有过一面之缘,我一边点头一边惊叹她的好记性。果然,把事业做大做强的人都有这种过目不忘的能力。一件亚麻质地的羽绒服,淡淡的灰色,胸前是一朵晕染的莲花,与这环境融为一体,一张清秀的脸,不施粉黛,眼里写满故事,脸上不见风霜,只是与数年前相比,有一种隐隐的疲惫。

我们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。嗓子哑了,一点不妨碍听呀。三芽告诉我们,她在数年前曾特地去北京故宫看苏东坡专题书法展。闻言,肃然起敬。彼时一个人去看展,是需要一点勇气的,再想想,三芽身上,最不缺的就是勇气了。

她说,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读书,每天读一点,慢慢读,眼下读的是李一冰的《苏东坡新传》,我简直要膜拜了。身边读书者,不乏其人,像这样每天晨课似的读书,既不为升学,又不为考证,实在少之又少。再细细听她说话,用词很难,表达有趣,这样的坚持,显然不是一天两天了。

她说,茶庄赚钱的方法很多,像她这样,想做成茶书院的有,但是不多。一辈子很短,我就想活得有趣一点,简而灵,是我的追求。

她说这些话时,看着我的眼睛,并不用力,淡淡的,很坚定。

再看时间,不觉一个半小时过去了,我跟云对视了一下,起身告辞。

茶,是草木的本心,三芽,守住了自己的本心,活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。